



时代学术坊

审美形态批评与中国美学

王磊◎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学术坊

Shenmei Xingtai Piping Yu Zhongguo Meixue

审美形态批评与中国美学

王 磊◎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形态批评与中国美学/王磊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396-4893-4

I. ①审… II. ①王… III. ①美学-研究-中国 IV.
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240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刘姗姗 秦 雯

装帧设计: 许含章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235059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受安徽行政学院 安徽经济管理学院资助

序一

王磊兄的大著完成，嘱我撰序，我深感惶恐。这惶恐与客套无关，而是基于两个很实在的原因：一、撰序这事，最好由长者为之，以示庄重之意，而我与王磊兄不仅是硕士时候的同学，更是同居一室、形影不离的舍友，而今这序者的身份让我觉得很唐突，所以竭力推辞；二、撰序者的专业学养与书作者相近为好，以便更充分地领会并彰显书中的学识精神。王磊兄的专业是美学，而我以前学的是文论，近来更侧重在文学，两者当然有一点交叉，但基本上是独立的两个学科，我很怕我对美学的无知会遮蔽了王磊兄大著的神采，所以我再次推辞。

但推辞这事，有时理由到了，也容易的。若王磊兄，则无论你怎么说，他也不多解释，总是电话里呵呵地说：这序要请你写的。这种冷静使我顿感无助，我知道再推便是无理了。何况面对的是数十年的老友，更何况我这人潜意识里从来就澎湃着一股不息的江湖义气！

王磊兄过人的悟性和聪明，我深有领会。我们同一年入读硕士，他性喜自由，思维活跃，论当时读书之勤奋或稍不如我，但其文初成，往往开阖有度，粲然可观，我因此知道学问的事情，勤奋是一码，是佛家名相所谓“踏实”的功夫，而天赋是另外一码，近于“凌空”的境地。文学研究，多讲究在文献考据中出观点；而美学研究则往往主张在凌空之思中见高致。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王磊兄之于美学研究，是有着很深的因缘际会的。

这几年,王磊兄几乎陷于一种美学研究的迷狂境界,论题一个接着一个,从西方到中国,从美学到文学,从古典到当代,他的文章也便随着这种极有质感的跳跃而一篇一篇写成。蒙王磊兄不弃,我往往在第一时间就读到他的新作,有时忘乎所以,也提过一些不知轻重的建议。在我只是知无不言的意思,我完全不用担心自己是否说错了,因为裁断的权力在王磊兄那里。我可以借着外行与兄弟的双重身份公开藏匿起自己的无知,并合理地解释着莫名之勇气的由来。

王磊兄的美学研究立足于中国古典,视野则在中西之间。所以这书名《审美形态批评与中国美学》的中心是落在“中国美学”的。无论是美学还是中国美学,都其缘多端,若体系建构、理论源流、范畴演变等,都足以自成格局。王磊兄没有贪多求大,而是将切入点选择在审美形态批评方面,在诸多的审美形态中,又以崇高与优美为基点,由此辐射到审美形态的多元结构,如雄浑与冲淡、豪放与婉约等,并从本已维度与中国语境勘察其内涵及嬗变轨迹。书中对纯美学理论的考量与演绎,很考验我偏重实证的心性,但其中研讨古典文论与文学的数章,确多启我心智。如他对《二十四诗品》中几种优美形态的分析,便甚契我意。以前我读《二十四诗品》,对其审美意境虽略有领会,但也不免如“窈窕深谷,时见美人”,显得感性而散漫,王磊兄的分析从优美的审美形态相关性出发,绾合纤秣、绮丽、典雅、清奇、飘逸、冲淡等多品,勾勒其优美形态的内涵流变,其逻辑性便立时显现出来。宗白华先生的《艺境》一书也是我案头常备之书,其中《论中国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一文是我熟读细思过的经典之作。宗先生从虚实关系谈论两者的关系,对“空”字的体会尤其深刻。王磊兄则把重点放在对空灵之“灵”的抉发上,并将空灵与故实对勘,归纳出中国审美形态的两种基本范式,认为其各有相胜之美,我读来都是亲切而有滋味的。确实,谁能否认李白的《玉阶怨》与姜夔的《暗香》都是美的呢?

王磊兄以抽象的理论思维见长,但他分析理论,并非周旋于各理论之间,而是往往契合着文学,这使得整本书充盈着一种浓烈的

中国文学气息。不仅如此,王磊兄对古典文学个案的分析也别具眼光,其中对阮籍、柳永的分析,便多未为人发覆处,这是他所持的美学立场而独有擅胜的地方。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素以“阮旨遥深”驰名,但因为阮籍特殊的身份,此前对“阮旨”的解读多着眼于政治纬度,王磊兄则将当时“人的觉醒”与阮籍《咏怀》诗中对生命、命运、人生的焦灼性体验结合起来,指出阮籍的悲剧性意识不仅超越从前,而且凌迈当世,具有罕见的历史厚度和精神力度,也更具有审美的价值。在我看来,这一认知极具穿透力。他对柳永的认知也与此相似,他从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一文受到启发,把《花间集》的本质定位在被清雅、寄托遮蔽了的“好色”这一点,而将柳永的历史命运置于“情”对“色”的救赎时空中,实际上带有审美精神转向的意义。这些结论的最终确立也许需要更长的学术史的检验,但王磊兄的考问和思索无疑是其中不应失去的一环。

中国传统美学语境与西方传统的主体性哲学或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确实是有距离的,有时甚至会走向对立。王磊兄坚守中国传统美学语境,在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性视角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一边考量理论,一边勘察文学,这使得此书带着一种锐利的批判锋芒。我固执地相信,理论是需要锋芒的,也只有锋芒才能带来锋芒,而在锋芒的交聚和沉淀之后,理论的清澈才更值得期待。

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期待。

彭玉平

2014年3月4日

序二

王磊是我的同学,1983年9月到1987年6月,我们在同一个教室听课;后来,我北上南下、东奔西走,他则南下北上、下海登陆,不过,我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亲密的友谊。当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是风华正茂的毛头小伙子,如今三十多年悄然逝去,我们竟然都已年近半百!身为三十多年的老同学和文学研究者,我认为我了解王磊,自然也比较了解王磊这部著作的内容、特点以及价值。

王磊是一位才气横溢、风流洒脱的人。一起上学的时候,我是老老实实每天背着书包上教室、上图书馆,而他经常不上课,在宿舍看书,生活很有艺术性,可是,他的学习成绩竟然很好,他甚至还在校报上发表了杜甫《江汉》、王昌龄《从军行》、印象派画家莫奈《日出印象》的赏析文章。当时,我不太理解,现在我当然明白,因为文学既具有一般知识的特点,也具有特殊性,学习文学需要一种特殊的感悟能力,一种审美地观照、感受生活的能力。王磊在文学方面确实悟性过人。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的时代,文学专业显然是热门,所以,王磊那时真是很潇洒的。当我们毕业时,王磊基于其性情,最后选择报考了汪裕雄老师的研究生,专门研究美学,实在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一位热爱生活、追求美的人,当然不会放弃对生活的关注。王磊硕士研究生毕业不久,赶上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市场经济大潮突然轰然而起,王磊就离开了合肥的高地——大蜀山麓,南淮海

南、深圳、珠海闯荡。可是,经济不需要理想,市场排斥浪漫,文学的才华、美学的才华显然与市场上的老谋深算、尔虞我诈是冲突的,在海中漂荡多年,王磊没有当上富翁,洗手上岸,重回书斋,继续他的美学研究和文学思考。也许,做其他学科的研究,海中漂荡是浪费时间,而对文学研究则不然,因为文学就是生活,一个对生活缺少深入体验的人对文学的理解肯定也是肤浅的,因此,王磊凭借他丰富的生活积累,出手不凡,回到学校的这几年里,就连续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

我是王磊近年完成的系列专题论文的资料提供者,也是第一位读者和评论者,也可以说是本书所收录的这些论文的写作过程的见证人。王磊悟性极高,所以,决不会像我这样坐冷板凳搜集资料苦思冥想,他是学习美学出身,理论归纳是他的强项,理论的好处就是视点高,能一下子穿透个性和现象的迷雾而抓住事物的本质与普遍性。从本书所讨论的话题如阮籍诗歌的悲剧意识、《花间集》与柳永的“自赎”、《二十四诗品》理念的阐释,乃至近几年文艺学界争论十分激烈的“实践论”等问题,都可见王磊思维的敏锐和眼光的深刻,相信这些文章对于当代的文学研究和古典美学研究有所贡献,有所推进。

我们从这些文章中,还能看到一位在 80 年代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优秀学者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一位才子对生命、对生活的激情,而这也是近年我和王磊接触过程中的新发现,这个发现也加深了我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如果读者诸君能够从王磊的文字中不仅读到了文学与美学的知识,还能体会到我所说的这一点,那么,王磊这部著作的贡献就不局限于学术本身,就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因为学术如果不能最终引导生活,只是个人的智力游戏,那是没有意义的。

吴怀东

2014 年 3 月 5 日

目 录

序一(彭玉平)/1

序二(吴怀东)/5

引 言/1

第一章 审美形态学导论:东方与西方/14

一、审美形态批评与美学研究的形态学“转向”/14

二、形态、形式、风格/20

三、中国传统美学中形态学批评思想的发展/29

第二章 审美形态批评的哲学基础批判/37

一、崇高内涵的揭示需要另一种视界/38

二、对崇高美的本质阐释的内在维度:形态学分析/41

三、审美形态学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论模式及批判/46

第三章 “东方崇高境界”的两种典型的审美形态/55

一、“东方的崇高境界”之本体精神探源/55

二、雄浑和冲淡美的崇高特征阐释/59

三、“远”的追求与“三远”说探微/65	
第四章 张扬主体人格精神的两种崇高美形态/76	
一、儒道人格精神的崇高化审美/77	
二、多样化的审美风貌与相关概念的辨析/82	
三、恐惧心理与忧患意识：中西方崇高审美的心理反应类型/88	
第五章 《二十四诗品》阐释语境中的几种优美形态/92	
一、“优美”范畴的历史和文化阐释语境探析/92	
二、《二十四诗品》中诸优美形态的内在本体精神揭橥/100	
三、《二十四诗品》中诸优美形态的形态学特征/107	
第六章 空灵与故实：审美雅化的两种优美形态/112	
一、空灵的本体精神探源/113	
二、空灵审美内涵的再发现/117	
三、故实美的突出与审美内涵的揭示/120	
第七章 阮籍《咏怀诗》的悲剧意识及其审美风格/127	
一、阮籍悲剧意识的成因辩说/128	
二、《咏怀诗》的悲剧性审美内涵分析/137	
三、从悲剧美的视角试探《咏怀诗》的审美风格/145	
第八章 柳永词：“情”对“色”的救赎及其审美风格/152	
一、由“花间词”说开去/152	
二、“别具只眼”：柳词“艳情”意识的历史内涵再发现/158	
三、“情”对“色”的救赎与柳词历史性命运的再思考/164	
四、婉约词的流变与柳词审美风格研究/172	

附论 “双子结构”:美学的研究对象与美的本体问题

——对国内主流美学教材中相关问题的质疑与批判/185

一、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研究现况/186

二、审美活动本体论的思维路径及其批判/188

三、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现象学视角及对各种本体观念的
悬搁/194

后记/199

引 言

20 世纪 60 年代和 80 年代,美学研究的主流只局限在美学本体论上。60 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产生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所谓美学“四派”。即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和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论美学派别。这些美学派别虽然争论得很热烈、很尖锐,但它们也有不少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是各派都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来反驳对方,都声称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这是非常有趣和最有中国特色的地方。这也从侧面说明任何一种经典学说恐怕都很难解决美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性。第二个共同点是各派都是在美学本体论的范围内发起的争论,都企图给“美”下一个完备的定义,这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本质主义的思考路径。进入 80 年代,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世界学术史上也绝无仅有的“美学热潮”。“美学热”充当了当时的思想解放的先锋角色之一,以“主体性”、“人的本质”、“人性”等概念,即用一种美学的抽象语言来诉求人的价值,张扬人的个性。这场“美学热潮”的最后结局是形成了以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国内美学在美学本体论上的论争终于“高热”减退。其间,刘晓波针对李泽厚的“积淀说”曾企图用“感性超越”这样并不成熟的概念加以挑战、对抗,



年轻学者的勇气固然激起一时的喧哗,但实际上其理论并没有产生更大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有政治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运动的影响,但更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内部原因,即美学本体论或本质主义美学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强弩之末。

90年代以后,随着实践论美学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关于美的本体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作为一种“回光返照”,朱立元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以一种实践论的“变体”形式,别扭地讲述着一个更抽象的和混杂的本体“传说”;杨春时的“超越”美学在集中批判实践论美学的同时,承续着刘晓波“感性超越”的余波,实际上高高举起的是一面“破旧”的旗帜;叶朗坚决回到了早期朱光潜的“意象”说,这也多少带有“一语成谶”似的宣告了两次美学大讨论的意义已经完全“陷落”。虽然这几派也“争吵”得很热闹,但细嚼之下,这些不同的争论并无实质性的革新,好像只是过去那些“争吵”的一种乱嚷嚷的“回声”罢了^①。

朱立元在其主编的《美学》教材中提出了一个广义的“实践”的概念:“这里,实践概念既包括最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又包括政治活动、道德活动、审美艺术活动和其他种种精神生产活动,以及广大的日常人生活活动。”^②张玉能甚至提出了“话语实践”的概念。实践已然成了一个被无限吹大的气球,终有一天会走到其理论自身也无法支撑而“爆炸碎裂”的一天。朱立元为了用广义的实践概念来包容审美现象的独特性,把“种种精神生产活动”也都当成了实践活动,这样的解释不仅不能成功解释审美现象,反而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反而有害于我们对“实践”

① 只要抽看几篇朱立元和董学文在新时期的几篇争论性文章,与20世纪60年代“美学大讨论”、80年代“美学热”时期的情况对照一下,你就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② 朱立元:《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这一概念的准确把握。例如只要简单地问一句:这样的“实践”概念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吗?想象、思维、道德、话语都成了“实践”,这难道不是又返回到了黑格尔关于真理作为精神(理念)的自我确证的路子上去了吗?

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和“经学”两个时期,认为西汉董仲舒以后中国思想史进入了两千年的“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政治上我们必须要坚持,但在学术界我们不应该把马克思的学说变成新的“经学”,似乎是只有把自己的创见“依傍经学之名”、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出之”才是正确的,才有底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动不动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提法本身好像也不是很慎重),但我们不能由此形成一种思维“强迫症”:好像只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之一途才是理论创新。如果仍像20世纪60年代、80年代那样把自己的理论粉饰成马克思主义才能站住脚,那么后果就是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学化”,另一方面也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确把握。

例如朱立元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存在主义化,用存在主义的本质属于个体生存体验的“存在”“生存”概念来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相对接,提出了一个所谓“实践存在论”的概念,甚至把这当作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上述情况的表现形式之一。如果存在主义的“存在”、“生存”的概念能很好地解释审美现象,那么就直接大胆地加以运用,不应该把它和实践概念搅和在一起。朱立元这一理论上的“惊险一跃”,实际上并没有完成一次理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论的真正创新,只不过是跳进了一个“理论大杂烩”之中罢了^①。

朱立元说:“马克思则把实践论与存在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实践论立足于存在论根基上,存在论具有实践的品格。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海德格尔给了我重要启示,但真正为实践存在论美学提供了直接依据的,乃是马克思。”^②对于那些熟悉马克思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所作的著名论断(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的人来说,如何去看待朱立元所说的马克思“使实践论立足于存在论根基上”这句话,这确实有些令人为难和匪夷所思^③。而朱立元认为他拼合的所谓“实践存在论”的直接理论依据“乃是马克思”,因为马克思说过“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存在”、“世界”都是海德格尔著作中的关键词,朱立元在此找到了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链接点。但纠缠于“字句”之中,这种做法不已俨然

① 这些年李泽厚一直坚持对“实践”作唯物主义方向(物质生产活动)的解释,不赶时髦,令人钦佩。

② 朱立元:《我为何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争鸣》2008年第11期。

③ 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与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海德格尔的“在之中”、“上手”、“操劳”、“操心”、“畏”、“向死存在”等概念乃是对人与世界关系和人的存在的抽象分析,甚至于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存在”恰恰是属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恰恰需要用“海德格尔”的社会存在来加以说明的。当然海德格尔的哲学具有多方面的革新意义和重大的理论价值,如他对人与世界的源初性统一关系的简洁直率的表述,以及他的理论对于人文科学研究的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等。吸收海德格尔理论的积极价值,但不能将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相混淆,否则既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也模糊了海德格尔哲学的特性。

成了典型的“字句”马克思主义,或经典“字句”阐释学了吗^①?这不正是以经学“术语表出之”的典型“经学”思维的症候表现吗?现代西方阐释学发现的“解释学循环”指出了文本整体对解释过程的制约作用,同样,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断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完整的理论阐述基础上的,因此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必须要联系马克思的整体学说而不能只依据一些个别“字句”。

其实追根溯源,我们可以看到 60 年代、80 年代的美学研究呈现出典型的“经学”时代的特征。美学界的“始作俑者”就是朱光潜。朱光潜首先把“实践”概念加以泛化,倡导精神生产也是实践活动。朱光潜的理论依据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这种掌握方式不同于对这个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从中引申出“艺术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和“精神生产”的概念,并进而把一些属于精神创作活动诸如文学艺术活动也包容在实践概念中对“实践”作了扩大解释^②。当时朱光潜由于环境的压力、过去的理论遭到批判以及自我批评的鞭策激励,不得不为之,也是主动为之,但把实践内涵精神化后,朱光潜也因而没有真正改变其过去理论的“唯心主义”的实质。其实朱光潜过去的唯心主义美学比他后期的美学创新成果要来得更多、更丰富,对美学爱好者的影响也更大。因此学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属

① 深具历史反讽意味的是,这些“字句”马克思主义和经典“字句”阐释学恰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起了一定的思想“包容”、解放作用。如 60 年代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一统天下的时候,朱光潜对实践的“扩大”解释至少使他的美学成为影响很大的一派,而得以存在发展。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吕荧、高尔泰的典型主观派美学也能通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字句”加以包装而成为有影响力的派别之一。这些都说明“经学”很难完全“捆绑”人们的思想,与其如此,还不如先不要搞“经学化”。

② 参见朱光潜:《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一文,《朱光潜全集》(九),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 140 页。